



想念詩人阿伯——

葉笛

文／呂毅新

想起，不過是半年之前，一個冬陽高照的午後，驚喜發現因生病已很少公開出現的您，隱身在人群中參加「鐵蒺藜邊的玫瑰」開展典禮，就像以往館裡的活動一樣，您一定帶著夫人全程參與，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。會後您沒有隨人潮散去，還佇足在館裡專注看展。那時剛知道罹癌不久，戴著一頂登山帽，人也消瘦些，樣子還是一如往常般的瀟灑，除了不見一頭招牌的白髮。您如往常般熱忱的和我握手，那溫暖的熱度到現在還能感受。您說：「戴帽子是因為化療後沒了頭髮。……我不喜歡也不要被當成病人，我要多出來走走」。看您的樣子，心想應該沒問題，或許下一季週末文學對談，還可以請您來鬥熱鬧上場對談！這卻是您最後一次出現在台灣文學館的身影。

在病中對待來探望的人，您一貫的體貼。面對生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此豁達，但從您身上看到的不是恐懼而是無懼，也就加強了信心。有時您會笑說：「今天到此為止，明日請早」，或是用日文說：「我是很拼命的在演出」。往往來探病的人，還不知道能帶些什麼來慰問，就已從您這帶走很多無形的禮物。就像您去世前幾晚，原本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去見您。只見您圍著一條紅領巾，帥氣得像西部牛仔，笑笑坐在床上。才聽女兒蓁蓁說十分鐘前，您還想不起來一種酸酸的可以擠出汁的東西叫檸檬。之後我和瓊霞一跟您聊起剛結束的俄國之行，聊到托爾斯泰、蕭洛霍夫等文豪，你不但精神抖擻，還把描寫哥薩克地區的大河小說《靜靜的頓河》敘述了大概。我懊惱為了展覽找不到已絕版的繁體中譯本，您說家中原本有一套，可惜卻被借出

一冊，不全了。問您怎麼這麼清楚，一點到文學這個的穴道，任督二脈就打通了，「檸檬想不起來，蕭洛霍夫就想得起來！」我開您玩笑，您天真地笑開懷了。您說年輕時候什麼都愛讀什麼都要讀，吸收過的文學養分不會忘記。這是您對我說的最後話語，我也不會忘記。

從來沒有住過院，一發現就是胃腺癌第四期。您說：「相信人走到盡頭就像油盡燈枯，輕輕一吹就熄滅，赤裸裸的來，最後就是孑然一身的離去。」您相信精神由自己主宰，所以不放棄戰鬥的機會與權利，要選擇迎擊而不是坐以待斃。儘管病魔殘酷無情，仍一路奮力對抗。靠著意志力，撐到兒子孫子從日本趕回來，再聚一段美好時光。

您選擇低調的方式，向人世告別。不要花圈輓聯，囑咐女兒只用玉蘭花、白蘭地和配酒的起司，好與大家再一次相聚。僅僅一天之內，從各地湧來您的至親、詩文的好友、受照顧的學界師生、文學館館長及同仁們……都紛紛前來跟您送別。您說不要悲傷，但是很少人能忍住不流淚。詩人龔顯榮轉述您說要當男子漢，不流一滴淚，所以他也要跟您一樣。詩人說完灌口啤酒繼續張羅，我紅了眼眶。

走在文學館裡回憶您的身影，聽著您的聲音一字一句，讀著詩人楊雲萍的《山河》、龍瑛宗的小說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》和張文環的《夜猿》，發現透過您一直在做的創作、評論、翻譯……，您已經留給我們太多，太多，通往繁花勝景文學花園的大道與捷徑。

謝謝您，親愛的葉笛阿伯。

詩人簡介：

葉笛（1931-2006），台灣台南人，台南師範學校（今台南大學）畢業。少年時即開始文學創作，與郭楓創辦文學雜誌「新地」。赴日取得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日本文學學士、東京教育大學日本文學碩士學位，並於大東文化大學日本文學修畢博士課程。曾任教於東京學藝大學、跡見女子大學、專修大學與聖德學園女子短期大學等。早年以詩聞名，曾出版《紫色的歌》、《火與海》，翻譯日本名著芥川龍之介《羅生門》、《地獄變》、《河童》等，影響台灣文學甚巨。1993年返台定居後，傾力譯介日治時期作家日文作品，如吳新榮《震瀛詩集》、《亡妻記》，楊熾昌《水廬萍作品集》，楊雲萍《山河集》，《楊達全集》等，皆是台灣文學研究者重要的至寶與珍貴史料。晚年出版的《台灣早期現代詩人論》一書更立下詩人論詩的博大典範。曾獲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、《創世紀》五十週年榮譽詩獎、巫永福評論獎。